

佛教

汉语词汇系统的
结构及形成

FOJIAO

HANYU QIHUI XITONG DE
JIEGOU JI XINGCHENG

谭代龙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FOJIAO
HANYU CIHUI XITONG DE
JIEGOU JI XINGCHENG

佛 教

汉语词汇系统的
结构及形成

谭代龙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佛教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形成 / 谭代龙著. 一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643-2260-1

I. ①佛… II. ①谭… III. ①佛教-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6252 号

佛教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形成

谭代龙 著

责任编辑	吴 迪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8.25
字 数	22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260-1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随之出现了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浪潮，前后持续九百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汉文大藏经。佛教在影响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走向的同时，也影响了汉语，使汉语中增入了许多带有佛教背景的外来因素，翻译的佛教文献成为汉语历史研究的重要语料。

佛经汉译对于汉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外来文化传入相随的语言接触造成的外来语的影响，汉语中出现了许多带有外来色彩的成分；一是汉语中表示佛教关注的话题的用语得到强化，它们的使用率和能产性都明显上升。另外，汉译佛经用语的通俗性，也是我们了解当时的非文言性成分（通常称为口语性成分）的重要材料。

佛教传入对汉语所造成的影响，体现在语音、文字和词汇、语法、篇章等不同方面，从词汇角度来看，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通过音译或意译产生的新词，以及由于意译而产生新义的词。但是，佛教传入以后对汉语词汇到底影响到什么程度，举例性的抽样分析不足以让我们从宏观上作出准确的判断，需要有更为细致的调查分析。此外，从词汇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何立足于词汇学的角度，通过对限定对象的全面考察和细致描写，以展现其中的词汇面貌，存在着很大的探索空间。

谭代龙是1999年进川大攻读硕士学位的，当时他对上述问题感兴趣，选择了唐代高僧义净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作为基础语料，尝试从词汇学的角度，通过共时和历时结合的关系，对这一文献所蕴含的词汇特点进行分析。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首先是对基本语料的用词作全面的分析，即对整部文献的用词作断词处理，并解释它们的意思，这样实际上就编成了一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的逐词描写的词典；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工具书和电子语料，对其中的每个词作来源分析，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并据以分类。这样，我们就得以了解这部文献中用词的数量，以及每个词的使用次数、产生年代等细节。通过对《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这个静态的层面中这些细节的考察，可以从词汇传承的角度，了解其中各词汇成员的不同历史背景，并从宏观上了解它的总貌，分析其中体现的词汇发展趋势，探知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则，以及语言接触环境下外来的佛教因素对于汉语词汇影响程度和范围，等等。

时光飞逝，论文写成至今已逾十年。十年间，谭代龙去北京大学张联荣先生门下完成了深造，拓宽了学术视野，在学识和研究能力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博士毕业后到四川外语学院工作之后，又在工作和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现在回头看当年硕士阶段的工作，虽然未免缺憾，但这一研究思路对于目前的词汇研究而言，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因此，萌发整理出版此书的想法，这是值得支持的。

长期以来，词汇学的研究往往与语法学研究界限不清，许多词汇研究论著中都把构词研究作为一个部分，影响了词汇本身研究的深入。从研究的分类来看，构词法也叫词法，它和句法并列，是语法的组成部分。在语法研究中有偏重句法轻略词法的现象，但这不能改变构词研究的基本属性，对构词研究的不足，应该在语法研究的框架下寻求深入，而不应该把它转归到词汇研究之中。语法探讨语言的结构规则，词汇则以语言中可以自由运用的音义结合单位为主体，分析它们的形义关系及其变化。面对同样的语言材料，语法和词汇有不同的观察角度，词汇研究不应该是句法研究在词汇层面的一个延伸，而应该有自己的切入点。本书的实践，从词汇学的思路和方法上，为从宏观的视角了解词汇，作了积极的、有借鉴意义的尝试，其中涉及佛教用语的部分，也为汉语在由佛教传入而引发

的语言接触中，对汉语借鉴、消化和吸收外来成分的情况，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

词汇内部成员数量巨大、情况异常复杂，在词汇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方面，仍存在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本书在词汇分析和用例统计方面的大量细致工作，为词汇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深入发掘这些素材中蕴含的词汇学因素，可以加深我们对相关词汇现象、词汇规则的了解和掌握，书中在材料处理和统计分析中存在的缺憾，也是后继研究中吸取经验、深入拓展的地方。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促进词汇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方面，给人新的启发，前学后继，共同推进词汇研究的深入。

俞理明

2012 年秋

目 录

1 绪 论	1
1.1 佛教汉语	1
1.2 选题背景	2
1.3 研究思路	3
1.4 其他问题	4
2 义净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6
2.1 义 净	6
2.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8
2.3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语言研究综述	32
3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佛经词汇研究	36
3.1 佛教术语	36
3.2 专名用语	55
3.3 本章小结	62
3.4 佛经词表	63
4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土词汇之先秦词汇研究	78
4.1 词义未变化的先秦词汇	79
4.2 词义已变化的先秦词汇	88
4.3 本章小结	107
4.4 先秦词表	108

5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土词汇之两汉词汇研究	127
5.1 词义未变化的两汉词汇	127
5.2 词义已变化的两汉词汇	140
5.3 本章小结	153
5.4 两汉词表	154
6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土词汇之六朝词汇研究	164
6.1 词义未变化的六朝词汇	164
6.2 词义已变化的六朝词汇	177
6.3 本章小结	181
6.4 六朝词表	182
7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土词汇之隋唐词汇研究	191
7.1 单音词	191
7.2 复音词	193
7.3 本章小结	209
7.4 隋唐词表	209
8 佛教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形成	214
8.1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的佛经词汇	214
8.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的中土词汇	214
8.3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词汇系统情况	217
8.4 本项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218
附录一 汉译佛经人名研究初论	221
附录二 共时材料中的历时分析	232
检索文献	243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5

1 绪 论

以汉译佛经文献语言为代表的佛教汉语，是汉语历史文献语言中一个具有独特面貌和特征的变体，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就词汇研究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尚缺乏对其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形成方面的全面系统认识。本书以唐代著名高僧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词汇系统为样本，开展定性定量研究，讨论佛教汉语词汇系统的面貌、结构以及它的形成历史。目的是在已有相对分散的研究基础上，获得有关佛教汉语词汇面貌和系统的宏观认识，为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1.1 佛教汉语

朱庆之（2001）参照“佛教混合梵语”的提法，提出了“佛教混合汉语”这一概念，朱先生认为：

佛教混合汉语，简称佛教汉语，指的是以翻译佛典的语言为代表的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这种语言无论在词汇还是在语法方面，都与其他汉语文献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可以看作是汉语历史文献语言的一个非自然的独特变体。

笔者同意朱先生关于翻译佛典语言的观点。近年来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汉译佛经语言中，不论是语法，还是词汇，均有不少非汉语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对佛教汉语加以专门研究，以获得更多深入细致的认识。



1.2 选题背景

佛教汉语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自1980年到2006年，国内发表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文9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参见《佛经汉语研究论著目录》，朱庆之，2009）。其范围涉及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学界对佛教文献语料价值的高度重视。其中，词汇、训诂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几占半数，对词汇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加深了人们的认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们又看到，其中还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其一，研究所用语料主要集中在两头，即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唐宋禅宗语录，而对隋唐以来的汉译佛经则研究较少。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认为，隋唐以来的汉译佛经，其翻译技巧圆熟，用语典雅，对前代的承袭较多，因而缺乏语料价值。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或者说，是否都是如此呢？唐宋是中国译经事业的全盛时期，现存佛经半数以上为唐宋二代译出。其中，唐代译经卷数与东汉至隋译经卷数略等（参见朱庆之，1992：36）。如果弃而不用，必然会忽略大量的语言事实，进而影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其二，绝大多数研究主要致力于个别词语的考释，或者采用抽样取证的方法分析其中的词汇现象，缺乏系统性，不能让人感知和把握其词汇面貌和结构。

其三，有的学者已注意到佛典原语对佛经翻译的影响，提醒人们在利用佛经从事语言研究时要注意其中的影响。那么，一部汉译佛典的整个词汇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其中的原语影响、语料价值到底有多大？各有关组成成分的比例到底如何？诸如此类的情况，目前都缺乏细致全面的描写。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文献的语言，佛教汉语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现象，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研究它，都有必要首先深入认识其本身的情况。

1.3 研究思路

何乐士先生在论述专书语法研究的方法时说：“静态描写要求全面、穷尽、科学。这是专书语法研究的最低要求。因为专书语言资料相对来说本身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于专书语言资料的局限很可能不是那么周密完整，但它自身毕竟是作为一个系统在运作。”（何乐士，2000）关于数量统计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何乐士先生认为：“我们不是为统计而统计，而是把数量统计视为活的、有生命力的论证工具。我们认为数量统计是区别统一与个别、质变与量变、主流与支流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有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使语言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语言现象浩如烟海，如果采用随意取例论证的方法，几乎是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可以说从随意取例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何乐士，2000）何乐士先生虽然讨论的是语法研究问题，但这些认识对词汇系统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吴金华（2000）认为：“《三国志》中的语词，哪些是从先秦或两汉沿承而来的，哪些是汉末、魏晋间涌现的，哪些只在书中仅出现一次的语词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语词的意义和用法有哪些演变发展，要回答这类问题，只能对一个个具体问题做具体研究。”吴金华先生是就《三国志》讨论词汇系统研究的有关问题，但他的看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实际上这是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关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理论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具体发展。一个共时平面是由无数个历时的成分积淀和发展而成的，或者说，后代语言的平面图总是由无数个前代语言平面图投影、积淀和发展而成。那么，要描写、解释一个共时平面的词汇状况，就必须深入分析其各个成分的历时情况，观察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将之看作是静止的板块。

周祖谟先生认为：“由于语词的产生和繁衍的时代或早或晚难以确定。如单就某一词、某一时代而论，则言其‘有’易，言其‘无’



难。加之文字之假借，语义之繁衍，变化多端，纷然杂陈，难以得其统序，此所谓大道多歧而亡羊。没有切当的研究方法，就不能得其要领。词汇是构成语言的材料，要研究词汇的发展，避免纷乱，宜从断代开始，而又要以研究专书做为出发点。犹如清人研究古韵那样，先以《诗经》一书为起点，得其部类，然后旁及《楚辞》以相佐证，以确定韵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从而逐渐加详加密，以臻完善。”（参见周祖谟，2009）周先生的这个观点给我们指明了研究门径。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决定对《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一书的词汇作系统研究。首先穷尽性地把每一个词切分出来，然后分为佛经词汇和中土词汇两大类。又把佛经词汇分为佛教术语和专名用语。对每一个中土词进行产生时代考察，分为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四个历史层面。对以上的每一类描写，均建立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对汉译佛经的词汇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认识；结合历时比较，希望能定性定量地认识汉译佛经词汇系统的结构和形成情况，展现共时平面中的时间层次，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思考。

1.4 其他问题

1.4.1 版本

本书所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以及其他佛经材料都依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

1.4.2 汉语史分期

本书的分期依据为向熹先生《简明汉语史》的分期，只是在名称上作了适当调整，分为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四个历史时期。

其中，先秦时期指的是向熹先生所分的上古前期和中期，两汉时期指的是向熹先生所分的上古后期，六朝时期指的是向熹先生所分的中古前期，隋唐时期指的是向熹先生所分的中古后期。

1.4.3 词语的切分

词语的切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主要以意义为判断标准，并适当参考有关工具书的意见。处理佛教术语时，则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将短语也纳入词的平面讨论。

1.4.4 词语的时代判断

本书首先利用《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等工具书为参照，初步列出本书词语的词目及词义的产生时代。然后，利用电脑对现有的一些语料库作了搜索，掌握了大量的语言事实，对有关辞书所列的始见书证作了一些补正。最后，参考了近年来的一大批研究成果，最终得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一书的词汇资料表。另外，有些词的词义存在跨类现象，形成复杂的关系网，为便于分析，本书采用了一刀切的办法，具体处理情况举例如下：

如“被”字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有“穿着”“装备、具备”和“表示被动”三个词义，分别产生于先秦和六朝时期。类似“被”这种跨代词的产生时代，本书一律将之归入前一个时期，即将“被”归入了先秦时期。

又如“除”字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有“免去，免除”“治病”“除去，不计算在内”几个词义，有的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如“免除”，有的在后代出现，如“除去，不计算在内”。这种情况，一律归入“词义已变”一类。



2 义净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2.1 义净

义净(635—713),与晋代法显、唐代玄奘并为我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运动中最著名的三位高僧,他同时又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后秦鸠摩罗什、南朝陈真谛、唐玄奘并称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谭代龙(2008)第二章“义净及其作品”对义净的相关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补充介绍一些有关义净的历史评价。

历史上对义净有很高评价的是宋代高僧赞宁。他在《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中认为义净乃“释门之象胥”:

系曰: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榦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晋魏之际,唯西竺人来,止称尼拘耳。此方参译之士,因西僧指杨柳,始体言意。其后东僧往彼,识尼拘是东夏之柳,两土方言,一时洞了焉。唯西唯东,二类之人,未为尽善。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法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

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①（T50/711A）^②

作为佛教史专家，赞宁的评价是颇为允当的。但是，由于学术观点、所属宗派不同，义净在佛教内部也受到不少非议，比较典型的如：

祖师答曰：“余因读《智度论》，见佛著麤布伽梨。因怀在心，何得乖此？及听律后，便见蚕衣卧具，纵得已成，并斩坏涂唾，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复见西来梵僧，咸著布毳具。问，答云：‘五天竺国，无著蚕衣。’由此兴念著章服仪等。义净三藏《内法传》中：反加诽谤。彼学小乘有部，故多偏执。今宗大乘了义，非彼所知。”（宋释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一，T40/361A～B）

今五天竺及诸胡僧，俱无用绢作袈裟者。又云以衣为梵服，行四无量，审知行杀，而故服之。义不应也。感通传中，天人赞云，自佛法东传六七百年，南北律师曾无此意。安用杀生之财，而为慈悲之服？广如章服仪明之。义净《寄归传》，辄责为非。盖大慈深行，非彼所知，固其宜矣。（宋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图》，T45/898A）

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矫诬，邀人利养，规世声名，故坏法门，乃佛教之大贼；自残形体，实儒宗之逆人。直是恶因，终无善报。今时颇盛，輦俗岂知？则义净之诚，亦有取矣。（《缙门警训》卷四，T48/1060B）

总的来看，义净在佛教内外的影响，远不如鸠摩罗什和玄奘，原因甚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如前引元照所说，义净所学乃小乘有部，而彼时中国已经广行大乘。

① 朱志瑜、朱晓农（2006：125-126）选辑了此段文字，可以参看。

② T指大正藏；50指第50册；711指具体页码；A指具体栏数。以下同此。

本书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例子，仅列页码和栏数，其中标点均为笔者所加。）



2.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2.2.1 解 题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以下简称《破僧事》),其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为小乘二十部之一,佛陀入灭后三百年,由上座部分出,此后犍子部等部又由此部分出,故对于由其所分出之诸部而言,称为“根本”。“毗奈耶”即三藏之一的律藏。“破僧事”则反映了本经的具体内容,即分散僧众之事。吕澂先生指出:

所谓说一切有,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皆有其自性,是一种实在的有,不是由一些其他材料混合起来的假有。这种思想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从其形成部派后,在《识身足论》中对自己主张的解释,看出他们思想的渊源来。这种思想,基本上是由于他们对我(补特伽罗)的否定而来。……这种主张,佛说的经、律中并无明文可寻,而是从阿毗达磨的解释推论出来的。其初,有特别提倡阿毗达磨的阿毗达磨师,其后渐渐扩大构成为一个派别,这就是一切有部。此派的构成还是在反对化地不承认过去、未来法有的争辩中形成的。成立的时间,难以确定,不过可以断定这种思想出现得比较早。在阿育王时代,目连子帝须结集时,这一派的思想就有了酝酿;后来派遣上座到各地宣教,派遣到西北印度去的几家,大概具有这类思想的人较多,后来终于在那一带形成了说一切有派。时间大约从阿育王到孔雀王朝覆灭(公元前250—前185年)不到一百年的当中。……说一切有部有两种流行本,一是在罽宾流传的略本,一是在摩偷罗流传的广本。所谓略本,即是略去了广本中的因缘、譬喻、本生,姚秦译的就是略本。其后唐义净专门去印寻律,带回的律中即有它的广本,他翻译的题名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当时此律在印甚为流行,可惜现存本已不完全,前面几部分都有,后面关于二十七事的部分残缺了(吕澂,2005:46-48)。

英国学者渥德尔所著的《印度佛教史》在讨论大乘佛教兴起后早期部派的发展问题时，也对此部的产生作了介绍：

然而至少有一个早期部派，作出一种革新，改写经典，显然为了赶上时代不落后于当时语言文学上的时髦风气，在那个时期正在用梵文而不用各国土语或三藏经文的老方言编写大部头的方广部经典。一切有部把他们的修订本三藏译为梵文……使他们系统的文字和术语标准化，便于精确解释。这个部的一个支派，比单纯的翻译（也许）伴有极少量的修改，向前走的更远得多。他们自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仿佛他们的派别和传统更要原始，他们产生了一部精心改写的三藏，也许意在使它适应当时文学上的流行倾向（然而并未改变教义），使它更受群众欢迎。他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他们的毗奈耶，其中大部分在梵文中现存（全部现存于藏文中）。原始毗奈耶基本上包括纪律条文，和一定分量的叙事文字介绍比丘团体如何建立，以及这些规则条文是为什么和如何制定的。有些部派……扩充这些叙事部分，结果产生了一种颇为全面的佛陀传记。根本说一切有部编出了这些传记中最完整的一部，摘取三藏中于那种传记有作用的任何经文，如是拼凑成他们律藏中许多很长的契经（渥德尔，1987：380-381）。

《破僧事》本经中，对“破僧”有相当详细的介绍。摘引部分文字如下：

尔时阿瑜率满邬波离请世尊曰：“大德所云僧伽破坏，复云僧伽和合。未知齐何名为破坏？未知齐几名作和合？”世尊告曰：“若复苾刍，于其非法作非法想，现有别住作别住心作羯磨者，齐此名为破坏羯磨僧伽也。若其于法而为法想，于和合众作和合想为羯磨者，齐此名为僧伽和合。何谓破僧？若一苾刍，是亦不能破僧伽也。若二若三，乃至八，亦复不能破和合众。如其至九，或复过斯，有两僧伽，方名破众，作其羯磨，并复行筹。”（153B）